

## ■关注

## 从时间出发抵达过去和未来

——与科幻作家宝树相会

■吕广钊

初识宝树，是我在英国的时候。2020年春天，我和朋友一同组织的“伦敦中国科幻协会”系列读书会从线下转移至线上。这本是无奈之举，却也让我们得以超越地域限制，接触到更广阔多元的科幻文化。宝树是最初几位支持并参加我们活动的作家之一。同年9月，宝树参加活动，研讨主题定为他刚用英语发表不久的小说《灯塔少女》。这是一则关于“时间”和“轮回”的故事，通过融合人类与灯塔水母的基因，故事主人公凌柔柔得以像灯塔水母一样，在成年时能够重返年幼的形态，从而在一次生命循环中实现永生。不过，在重返童年之后，她无法完整保留之前的记忆，只有偶然残余下来的记忆碎片徘徊在她的脑海中，时不时制造一些似曾相识的“既视感”。研讨中，有朋友问：“宝树的创作中，‘时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么不同的生命周期会不会让我们对时间产生不同的认识和感受？”

这是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命题，北大哲学系出身的宝树给出了回应。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基础上，宝树讲到，时间不仅是人类存在的维度，更是揭示存在意义的关键，正是时间让我们进行选择，行动和意义成为可能，是我们理解过去、感知现在、面对未来的基础。“我的故事里经常会探讨时间与生命的联系。但通常我不会直接将‘时间’本身作为出发点，而是写下了不同生命周期的个体，在同一刻度下，对时间的不同感受。”由此一来，在宝树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时间”并非是文本之下的叙事背景，更是推动角色内心冲突和成长的核心元素。

时间即存在，存在即时间——如此海德格尔式的风格在宝树的作品中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而在他的小说集《时空创生研究所》中最为特别的作品，莫过于《我们的科幻世界》以及《我们的火星人》。在主人公“谢宝舒”眼中，“星光书店”店主身上似乎充满了秘密，学生时期，他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科幻启蒙。每到周末，“就是我和店主两个人在里面，一老一少，也不太说话，我低头读书，他整理书籍或者在纸上写写画画（我想是在算账），却成了默契的忘年交”。直到多年之后，宝舒才发觉，店主本人便是成名已久，却在20世纪80年代初饱受非议的科幻作家沈星光，而在他身上，还有着那个年代中国科幻作家的身影，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能读到魏雅华、郑文光、叶永烈……曾经，他们都尝试用自己的科幻文字，建构起想象中的世界。

随着小说展开，我们发现沈星光的经历远比表面上的“书店店主”更为饱满、震撼，甚至难以置信。在《我们的科幻世界》中，他发明了“梦之箱”，能够让梦想变成现实，而他本人却在寻梦的过程中，意外身故；或者，其实他

的努力早就获得成功，并且已然抵达某种超越“我们”视域的可能世界。不论如何，对沈星光来说，现实世界无论看上去多么平凡，也只是“浩瀚宇宙中的尘埃，是量子之海上的涟漪，是高维空间的局部投影”，而我们对于科幻的执着，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对现实中所蕴含着的无限可能的追寻”。

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火星人》展示了沈星光最为不可思议的一种可能性：他是中国第一位宇航员，甚至曾经登上火星。他发现火星若隐若现的“运河”，便是我们苦苦寻觅的“火星人”。只是，与我们熟悉的生命形式不同，火星并不存在某个“个体”，远古时期的火星微生物相互渗透、融合，形成遍布整个星球的共生网络，“它们时而是一，时而是多，以星球的规模感受着，思索着，争论着，变革着”，对火星生命来说，时间从来不是线性的，它们的“存在”也并非通向死亡的单项维度，在这张包容万象的共生网络之上，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终结，无所谓自我，也无所谓他者。

在另一篇小说《少女与薛定谔之猫》中，宝树曾提出，在科幻世界内在的无数可能性中，“拥有‘自我’的人类总是要确定自己，总会落入某种可能性，所以只能居住在其中一个世界里”，并且拒绝其他的可能。这正是德勒兹批评的“一”之于“多”的霸权，是“块茎”结构试图颠覆的对象。对于没有主体的猫，还有沈星光碰到的火星人，生命得以摆脱线性时间以及进步主义的限制，“进入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却又拥抱一切的场域”，为后人文主义的文学解读提供新的进路和视野。

更为重要的是，宝树的这些作品紧密融合了科幻文学的政治维度。在《我们的火星人》最后，沈星光的肉体在火星上迎来了终结，但他的意识却与火星生命融为一体：“它们以远远超过人类电子计算机亿万倍的效率工作着，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我已经被它们所研究、分析、复制、上传了，进入了它们的世界。”从当代左翼政治批评的角度出发，这样的“上传”远不仅仅是虚无缥缈的科幻想象，更是数字时代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现实。2022年，学术期刊《批评探究》发布一期特刊，正式将“剩余数据”纳入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视域。在本期特刊的特约编辑看来，目前社会正在发生一场由“大数据”到“剩余数据”的深刻转变，数据不再仅仅是“真实”世界的抽象概念，同时也是具备描述性和物质性的具象“行动者”，需要在认识论、本体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层面予以重新定义。而这些行动者展现的“数字能动性”，不再以“人”为主导，在沈星光与火星生命融合的过程中，他抛弃了身体，同时也抛弃了“我”，也抛弃了作为现象学中意向性出发点的“人类主体”，也只有如此，他才



能够窥探“剩余数据”中蕴含的无限奥义，才能在“无尽智慧的大海”中汲取养分。

无独有偶，小说《镜中记》同样探讨了数据对于“人”的僭越。故事中，主人公许文发明了一种“三维亚原子照相机”，快门记录下的不仅仅是光学图像，还有一切事物的信息，包括每一颗原子的位置，每一个最小的细节。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看到被摄者的“每个毛孔，毛孔中的毛囊，毛囊中的每个细胞，细胞里的每个DNA螺旋，每个DNA碱基对之间的分子电磁结构，乃至每个原子内部的构造”。好奇心驱使下，许文和同伴拍下了他们自己的照片，却惊恐地发现，他们的拍摄行为构建起一个无限循环的拓扑结构，他们自己变成了自己的镜像。颇具黑色幽默感的是，身处“最上层”的许文通过调整每一层结构中时间运行速度，可以强迫自己的副本在数秒钟之内完成博士论文，构成一种另类的“数字压迫”，而这在当代一些学者眼中，恰恰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2019年，哈佛大学教授肖莎娜·祖博夫发表了《监控资本主义》。她发现大型互联网公司智能设备、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平台收集用户的行为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商品，在此过程中，监控资本主义剥夺了人类对自己数据的自主权，使人失去了对其行为和决策过程的掌控。随着数据收集的扩大，监控资本主义逐步转向控制个人行为，而生命政治的对象也从“人”转向由数据建构的“画像”。

一直以来，我都在尝试用“换生灵”来诠释这种面向数字世界的本体论转向。在西欧与北欧的民俗故事中，换生灵诞生于人类社群之外，它们生性粗鄙，长相丑陋，却时常绑架人类婴孩和少女，与他们交换灵魂，并模仿人类生活习俗和文化范式，融入人类社会。这是一种替换、占据与延续的过程，同时也是“剩余数据”时代每个人需要面对的《镜中记》，一切创造、新奇和幻想，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都化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眼中的拼贴和戏仿，成为与时间性割裂开来的历史碎片。在其他几篇小说《成都往事》《与龙同穴》《时光的祝福》与《时间线定制机》中，宝树也都从时间出发，记录本应发生的过去，考古尚未抵达的未来，这才是我们在科幻文学中探寻的意义。

（作者系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科幻研究中心“起航学者”）

## ■新作评论

吴楚科幻小说新作《未来入侵》作为《暮星归途》的姊妹篇，同样关注到老龄化问题，但两部小说展现出不同的面相，也折射出不同主题思索。不同于《暮星归途》中对于南山星球老人群体的刻画，《未来入侵》聚焦到个人的命运与情感，以时空穿越的设定，绘制了有关衰老、死亡、文明入侵等诸种未来图景，借由数字化生存、文明深渊等科幻场景，探索幽微复杂的人性，并最终将爱作为拯救世界的法宝，表现出独特的人文关怀。

## 数字化生存

《未来入侵》中的人类处于一个充分发达的后人类社会。随着基因工程等生物科技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改造人、非生物人、机器人管家、智能保安、AI保姆已成为稀松平常的事物。在哈维拉看来，我们“都是理论化和制造的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物；简单地说，我们就是赛博格。”赛博格和元宇宙分身成为后人类的主要存在方式。当然，元宇宙的设定，在科幻作品中并不鲜见：《神经漫游者》中的莫莉、《桑尼的优势》中的桑尼、《夺魂者》中的尼尔森都将自己改造成了超强赛博格；《分裂矩阵》中，机械派和基因派为取得人类未来的控制权战争不休；而《玻璃迷宫》《橙色倒数》等小说中，人成为精神存在。

元宇宙的充分发展，给未来世的人类带来了无尽便利。借助于虚拟城市服务器，用户可以随时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所有的建筑规模、NPC都取材于当年的真实数据。借助于计算机程序，用户在一念之间便可以创造出实物。“我”登录元宇宙后，脑海中刚浮现出目的地，便出现了一架大疆公司单41型的单人飞行器。最重要的，元宇宙不仅允许人以数字元身的状态存在，更提供了数字永生的可能。所有人都如《未来战警》中一样，拥有完美健康的躯体，甚至死后还能在元宇宙实现意识永生。用户既可以在生前自己授权上传意识，在元宇宙中复活，也可以由家人代为上传，以纾解思亲之痛。而22世纪的齐，正是通过元宇宙舆论管控、信息推流算法的研发，掌控了全球的喜好，营造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数字牢笼，由此成为世界最大传媒公司的CEO。也因此，元宇宙的登录数据，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个人隐私。“在元宇宙，我的爱好，我的性格，我的一切思想，都暴露在服务器内。”

然而，世界数字化后失去了浪漫与神秘，也失去了爱。全面数字化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便利，但最终消除的是对于世界的实感。当人类永生，一切持有都显得微不足道。远离死亡的威胁后，人如神一般在，却也失去了对于时间、大地、美、爱等的感知。在语冰去世后，齐制造了拥有实体的AI智能伴侣，“她的肌肤材质、说话声调、性格特质，都和语冰一模一样”，这样的语冰能提供短暂的安慰，却无法弥补齐心灵与爱的空缺。也因此，齐在拥有了这一切完美替代品后，仍然执着于回到21世纪与真正的、肉身的语冰朝夕相处。对于肉身的渴望，是后人类社会数字化生存境况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 文明的深渊

《未来入侵》的底层逻辑中，有着《三体》“黑暗森林法则”的影子。在零道德的宇宙设定中，处于黑暗森林的各个文明人人自危，一切的意义都没有高于生存，活下去才是道德正义。同样的，《未来入侵》中，不同时空等级人类文明之间的侵略也是黑暗森林法则的一种变形。

未来世的人类社会，科技高度发达，衰老被攻克，癌症可以治愈，人可以长生不老，但战争迫使未来世的人们寻求新的栖居地，由此就产生了降临派雄心勃勃的“七伟人”计划，通过向下殖民的方式实现文明的跃迁。这不仅是宇宙史的全部，事实上也是人类历史的投射与缩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先进文明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发起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殖民，这种入侵带来一定的文明之光，也给被侵略者带来了永久的创伤记忆。“七伟人”计划汇集了22世纪各行业顶尖的头脑，商人、政客、科学家、程序员、杀手、医生，他们通过降临的方式取代21世纪“旧我”的身体，实现身份的完美转移，并借助于未来世高超的科技知识改变现世的发展速度，实现文明的殖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明的跃迁。

“七伟人”的降临计划给21世纪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不过，更大的恐怖悬搁在不远的未来。在更高级的宇宙，也即24世纪的人类文明中，一个更为无情的指令早已下达。作为一级宇宙，为了维持全宇宙的平衡，他们制定了恢宏的宇宙清除计划，培训了星球“园丁”，这些园丁乘着时空飞船清除所有的四五级宇宙。对于未来世的人类来说，前世的人类无异于花园里的臭虫，而清除这些文明痕迹，不过如扫除一粒微尘一般，不足为惧。这种宇宙达尔文主义最终导致24世纪之后的人类的灭绝。在吴楚笔下，当宇宙文明的图景徐徐展开，它所呈现出来的，并非欢乐的乌托邦乐园，亦非充满希望的蓝海，而是一世又一世的冷酷的生死之争。这样一个荒寒的场景，包含着作者对于人类历史的深思。

## 爱的救赎

《未来入侵》里面虽然有诸多炫目的科技想象的加持，但小说内在核心更多落在了对于人性的探索上，这种路径，正是作者一贯擅长的，既表现出作者对时代敏锐的洞察力，也蕴藏着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

小说中，齐楚在21世纪经受了非人的磨难，对人性彻底失望，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存活下来，成为全世界最大传媒公司的CEO，并组织发动了殖民地球的“七伟人”计划。深究这一计划的背后根源，不难发现正是出于对幽暗人性的绝望。吴楚一方面搭建出极端的文明生存试炼场，批评人类文明主义；另一方面，在死神降临人类文明时，他又展现出对道德的温情，希冀延续人类文明的火种。在小说中，既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也有对人文主义的回归。小说在破壁与回归、黑暗与救赎之间跳荡游移。而最后为这种绝境带来转机的，便是爱，爱成为拯救世界的法宝。楚出于对语冰深沉的爱，为了治愈语冰的绝症，一步步陷入齐精心布下的陷阱中，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也从未放弃过拯救语冰的初衷；即使是冷酷无情、百毒不侵的齐，一生最大的软肋竟是女儿念冰，甚至在危急关头为救女儿而死去……不同于刘慈欣塑造的冷酷荒寒的宇宙图景与人性暗穴，吴楚在探测文明黑洞的同时，也对人性葆有了想象，倾注了充分的温柔与善意，他最终选择了相信人类，相信人类之爱足以拯救、弥补一切缺失。而彩虹的命名，也暗含着鲜明的隐喻意味，它预示着在文明危机面前，唯有爱才能拯救人类，它是暴风雨之后的希望。

《未来入侵》谱写了一幅恢宏的未来图景，吴楚借由量子力学、时空穿梭、元宇宙、大脑移植、赛博格、平行宇宙、文明等级等的科幻设定，探索数字化生存、文明的图景与人性的边界，小说既宏大又细腻，在科技与人文、理性与情感、想象与现实之间实现了完美融合。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 深渊中的降临

■张宇



《未来入侵》，吴楚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4月

## 温情的弧光与怀旧的审美

■曹文君

都会形成命运巨大的分叉。重新成长的李钻风智力惊人，他的智慧超越了人类，在化解了外星高等智慧体对人类的威胁后，他放弃了人类的个体情感，追随外星高等智慧体去探寻宇宙的奥秘。

《去星辰燃烧的地方》也是关于成长与守护的故事。少女原本普通的暑假却因邻居陈约翰失踪的来历撕裂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隔膜，时空是一个看不见的巨弧，我们越是回到旧日，便越是接近未来。

作者将这些故事放置在特定的科幻场景中，在顺叙和倒叙的过程中，让人物不知不觉进入到现实以外的情境。比如，村里的神秘水域连通着时间闭环实验室，时间闭环实验室又连通着可以改变的过去。海中的巨兽带着克鲁苏的意向，代替父亲成为保护神的存在，当它巨大的身躯出现在上海的江海交界处，怀旧的观照距离与科幻的观照距离叠加在一起，如一场真实的旧梦，呈现出令人战栗的美感。如果说人类个体情感的流动性，是以自身的智力水平与认知水平为基础，那么超越的智慧生物便无法再满足于人类的红尘之爱，所以李钻风毅然去往宇宙深处，他既是回归自然探寻真理，也是故逐新生、追求永恒。旧爱与新生之间形成多维度的壁垒，故事也因此

具备了逐渐趋向于宏大的走势。

在阿缺的笔下，《哆啦A梦》《奥特曼》《大话西游》《光环》这些经典的动漫、影视、游戏，其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威廉斯·雷蒙斯认为，文化是一种基于唯物主义之上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指代某个历史条件下作家与其他人的共同特征，是社会基本组成中所有元素特有的生活结果。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情感结构，它的形成源自文化与环境影响下的个体感受与身份认同。经典动漫、影视和游戏作品，成为影响几代人成长的流行文化，构建出个体间共同情感经验的框架，最终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符号。阿缺发掘了这些文化符号，并将它们作为科幻故事中唤醒读者与情感的认知支点。

情感结构诞生于经验与表达之间的鸿沟，具体到《爱、时光与大怪兽》这本书，则是“80后”“90后”共同的文化经验与情感经验，以及如何表达当下普遍性精神困境之间的鸿沟。阿缺以科幻的方式，建造了跨越这一鸿沟的桥梁。他的温情科幻故事，直面并凝视一种精神困境，尝试从往昔中寻找、复盘那些具有确定性的珍贵情感与美好回忆。

（作者系科幻书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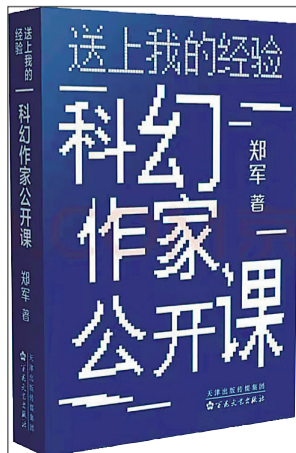
## 新书推荐

糖匪，《光的屋》，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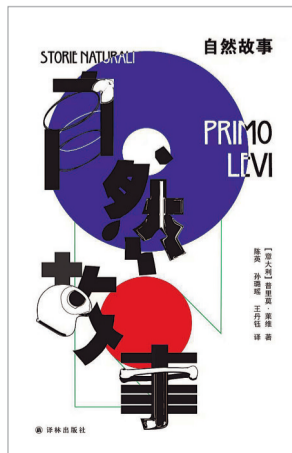
本书是科幻女作家糖匪的转型之作，是一部探讨爱与成长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理科女学霸游蒙经过被父亲控制的漫长生活，决心逃离，前往一座奇特的岛屿，和一群同样逃离过去寻找新生的岛民一起，度过了一段不同前尘的生活。小说主题承继作者风格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引人深思。

郑军，《送上我的经验》，百花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



这是一本科幻作家的创作心得，深刻讲述了科幻文学创作中的误区，分析了科幻创作的要义、创作立意、科幻的不同方向，阐述了科幻文学与社会、人文、科技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以自己的写作历程和优秀科幻文学作品为读者清晰地展现了科幻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核。本书深入浅出，对有志于科幻创作的年轻人而言，具有指导意义。

【意大利】普里莫·莱维，《自然故事》，陈英等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10月



本书为意大利化学家、作家普里莫·莱维的首部科幻短篇小说集。作者用15个妙趣横生的科幻故事，将读者卷入一个由技术狂潮推动的逼真未来。本书的初版编辑为意大利著名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为此书写有《初版编辑后记》。小说集中涉及的许多技术构想后来在科幻作家莱姆的小说、导演诺兰的电影中被不断复现。